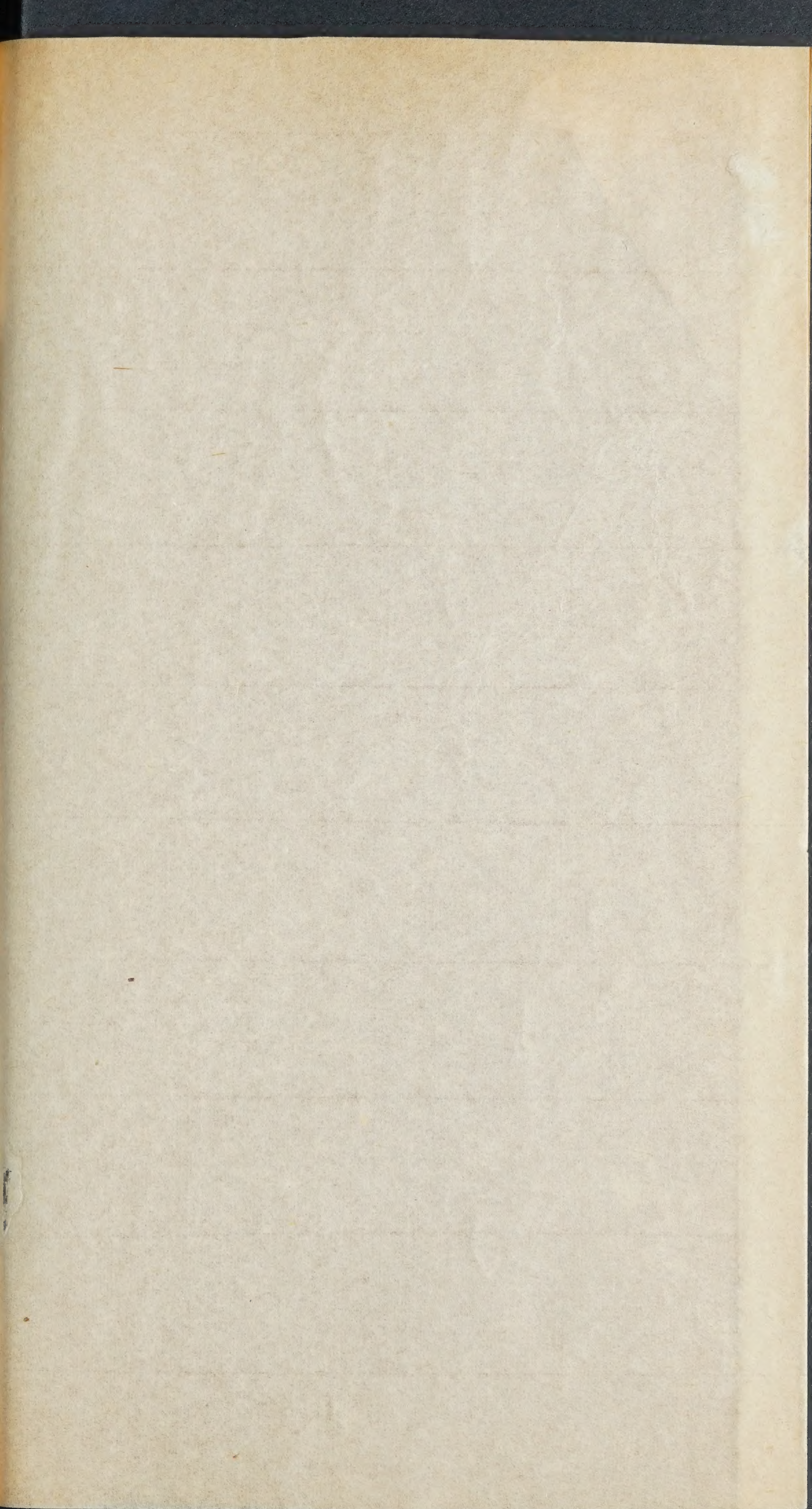


古吳陳仁錫選評　仁和郎奎金重訂

新城遊北山記　宋　晁補之

去新城之北三十里山漸深草木泉石漸幽初猶騎行石齒間旁皆大松曲者如蓋直者如幢立者如人臥者如虯松下草間有泉沮洳伏見墮石井鏘然而鳴松間藤數十尺蜿蜒如大虺其上有鳥黑如鴝鵒赤冠長喙俛而啄磔然有聲稍西一峰高絕有蹊介然僅可步繫馬石觜相扶携而上篁篠仰不見日如四五里乃聞鷄聲有僧布袍躡履來迎與之語愕而

顧如麋鹿不可接頂有屋數十間曲折依崖壁爲欄楯如蝸鼠繚繞乃得出門牖相值旣坐山風颯然而至堂殿鈴鐸皆鳴二三子相顧而驚不知身之在何境也且莫皆宿於時九月天高露淸山空月明仰視星斗皆光大如適在人上窗間竹數十竿相摩戛聲切切不已竹間梅棕森然如鬼魅離立突鬢之狀二三子又相顧魄動而不得寐遲明皆去旣還家數日猶恍惚若有遇因追記之後不復到然往往想見其事也

淸激雋快

山谷曠筆世豈肯爲此偶比之人吾正于號黄外賞之

跛奚移文

宋　黄庭堅

女弟阿通歸李安詩爲置婢無所得迺得跛奚蹣躝離疏不利走趨額出屋檐足達戸樞三嫗挽不來兩嫗推不去主人不悦厨人罵怒黄子笑之曰堯牽羊（起郎滑）而舜鞭之羊不得食堯舜俱疲百羊在谷牧一童子（稽可喜）草露晞而出草露降而歸不亡一羊在其指撝故曰使人也器之物有所不可則亦有所宜警夜偷者不以馬司晝漏者不以雞準繩規矩異用殊施天傾西北地缺東南尺有所不逮寸有所覃子不通之則屨不可運土簣不可當屨坐而睨之大小俱廢子如通

之則瞽者之耳。聾者之目。絕利一源。取功十百。事固
有精於一則盡善。徧用智則無功。有所不能。乃有所
大能。馬呼䟆奚來前。吾爲若詔之。汝能與壯士拔距
乎。能與群狙賦茅乎。能與八駿取路乎。能逐三窟狡
兎乎。皆曰不能。曰是固不能。閨門之內。固無所事。此
今將詔若可爲者。汝無狀於行。當任坐作不得頑癡。
自今謹飭晨入庖舍滌鎗瀹釜料簡蔬茹留精黜觕
臠肉法欲方膾魚法欲長起溲如截防煑餅深注湯
和麽勿投醯虀曰晚用薑葱滓不欲焦旋葅不欲黃
飯不欲著牙楊盆勿注沙進火守烓水湲沸鼎斟酌

文有戴花美女臨鏡笑春之意

薌芼生熟必告姨嬭臨食爬拆撩[illegible]滌指甦杓喋哉儀骨事無大小盡當關白食了滌器三正三反技拭蠲潔寢匙覆椀閣[illegible]髹素視在謹數兄弟爲行牡牝相當日中事閒浣衣漱襦器穢器淨謹循其初素衣當自染衣增色梔鬱爲黃紅螺[illegible]光榎藍杵草茅蒐橐皂漿膄粉白無不媚好燥濕處亭尉帖坦平來往之役資他使令牛羊下來喚雞棲桀撐拒門闌開護草竊飲飯猫犬堙塞鼠穴凡鳥攫肉猫觸鼎犬舐鎗鼠窺甂皆汝之罪也春蠶尋臥升簇自裏七晝七夜無得停火紵麻藤葛蕉任絺綌錫䟽手作無有停時

紾緝偷工夫一日得半工一縷亦有餘暑時蘊蒸扇涼窗水薰艾出蚊水盤去蠅巢生守樹果熟守倉執弓懷彈驅嚇飛鳥無得吃嘗月使殘少姆嫗罵譏瘧痢泄嘔天寒置籠衣食畢烘搔癢抑痛炙手搁凍無事倚牆穀履可作堂上叫呼傳聲代諾截長續短凫鶴皆憂持敝捕拙與巧者儔凡前之爲汝能之不跛奚對曰我缺於足猶全於手如前之爲雖勞何咎黃子曰若是則不既有用矣乎皆應曰然無不意滿

此學王裒僮而擬議之中更有變化

皷王廣中胡笳集句

公云行己讀書皆當老成解事

溢城王寅愼中擬半山老人集句胡笳十八拍其會合宛轉道文姬中心事甚妙愼中文士孝友淸修年三十八未嘗知女色葷羶不入口一粥一飯三十年奉身如山中頭陀初無玷缺山中人初不接世事故其行易持覩愼中詩語所道閨閫中意不應是鐵人不心然能自護持如此所以爲難

公云水意欲遠鳧鴨閒暇叢萃風霜中猶有能自得者

跋贈俞淸老詩

俞淸老舊與庭堅同學才性警敏無所不能喜事而多聞白頭不倦詼諧戲天則似優孟東方朔之爲人然資亦卞急少不當其意使酒呵罵又似灌夫蓋寬

公云此與文章同一関紐但難得人入神會耳

饒以是忿慍欲祝髮著浮圖人衣曰免與俗子浮沉余曰公能少自寛俗子安能爲輕重去而與祝髮者游其中雖有道人亦如沅江九肋鼈爾與俗子爲伍臨深登高方自此始脫弃覊縶方能信之淸老蓋疑之至今云

題七才子畫

眉山老書生作此七才子入關圖作人物亦各有意態予以爲趙子雲之苗裔摹寫物象漸密而放浪閑遠則不遠也得意于荒寒平遠或謂七人者皆詩人此筆乃少丘壑耶山谷曰一丘一壑自須其人胸次有之但筆間那可得

公云公貴千不能相活賢子不足與語

書贈俞清老

人生歲衣十匹日飯兩杯而終歲薾然疲役此何理邪男女婚嫁緣渠儂墮地自有衣食分齊所謂誕置之隘巷牛羊腓字之其不應凍餓溝壑者天不能殺也今蹙眉終日者正謂百草憂春雨耳青山白雲江湖之水湛然可復有不足之歎邪

跋子瞻水山詩

往嘗觀明允木假山記以爲文章氣旨似莊周韓非恨不得趍拜其履舄間請問作文關紐及元祐中乃拜子瞻于都下寔聞所未聞今其人萬里在海外對

此詩爲廢卷竟日

書林和靖詩

歐陽文忠公極賞林和靖踈影横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之句而不知和靖別有詠梅一聯云雪後園林纔半樹水邊籬落忽横枝似勝前句不知文忠公何緣棄此而賞彼文章大槩亦如女色好惡止繫於人

跋匹紙

建中靖國元年十月戊子荆州之沙市舟中久雨初霽開北軒以受涼王子飛兄弟來過適有田氏嘉[illegible]

問子飛子均皆不能酒而子予自贊曰能困灌予古銅瓢滿酌歎之曰飲此則爲子書匹紙子予請盡之既而一舉覆瓢示予因爲落筆不倦是日子予雖醉而狂語皆無流俗之談亦可以覩其不凡也

書贈王長源詩後

公云不以貧賤之面事上官不以得上官之面陵其下

王長源安貧好義簞食瓢飲妻奴不免饑寒而未嘗

忽窮如鍼石

作可憐之色向人夫人能自重其在官必能愛民惜當路未能拭目也相見於京師忽忽不得盡平生朋友之意長源告行會小人年來苦眩不能苦思因而廢詩輒以舊詩十許爲贈長源若行登山臨水亦可

以代勞歌耳

書聖庚家藏楚詞

章子厚嘗爲予言楚詞蓋有所祖述予初不謂然子厚遂言曰九歌蓋取諸國風九章蓋取諸二雅離騷經蓋取諸頌予聞斯言也歸而考之信然顧嘗歎息斯人妙解文章之味此其於翰墨之林千載人也但頗以世故廢學耳惜哉

書嵇叔夜詩與姪榎

叔夜此詩豪壯清麗無一點塵俗氣凡學作詩者不可不成誦在心想見其人雖沉於世故者然而攬其

餘芳便可撲去面上三斗俗塵矣何况探其義味者乎故書以付復可與諸郎皆誦取時時諷詠以洗心忘倦乎嘗爲諸子弟言士生于世可以百爲唯不可俗俗便不可醫也或問不俗之狀予曰難言也視其平居無以異於俗人臨大節而不可奪此不俗人也士之處世或出或處或剛或柔未易以一節盡其蘊然卒以是觀之

聞此風則耳聳然

題蔡君謨書

君謨書如蔡琰胡笳十八拍雖清壯頓挫時有閨房態度

今日文字所喜但恐容易

憔悴

當太學見
不俾脚汗
氣難之也

題東坡像

元祐之初吾見東坡於銀臺之東其貌不爾紹聖之
木落石潤澄洪古木康彰嫩之
元吾見東坡於彭蠡之上其貌不爾紹聖之末有僧
荒林亂石雪失東西
法舟見東坡於惠州之市其貌不爾而彭山石瑜作
東坡之像焉廖宣敘東坡年家子也而謂之然予安
敢獨謂之不然

雜書

潘谷驗墨模索便知精粗凡百工各妙於一物與極
高明深遠然後見山見水
深研細者同一關捩耳魏晉間士大夫往往有人材
風鑒至於反照便如漆墨亦潘谷之流耳

忠武奉詔移偽齊檄日以祖宗涵養之澤翻爲仇怨率華夏禮義之俗甘事腥羶紫色餘分擬亂正統想其面目何以臨人又曰雖同心一德足以吞彼國之梟群然三令五申豈忍殘吾宋

謝講和赦表　岳飛

武勝定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湖北京西宣撫使兼營田大使臣岳飛上表言今月十二日准進奏院遞到赦書一道臣已卽恭率統制領將佐官屬等望闕宣讀訖觀時制變仰聖哲之宏規善勝不爭實帝王之妙筭念此艱難之久姑從權好之宜睿澤誕敷輿情胥悅臣飛誠懽誠忭頓首頓首竊以婁敬獻言於漢帝魏絳發策於晉公皆盟墨未乾顧口血猶在俄驅南牧之馬旋興北伐之師蓋夷虜不情犬羊無信莫守金石之約難克谿壑之求圖蹔安而解倒

之赤子

垂猶之可也顧長慮而尊中國豈其然乎恭惟皇帝
陛下大德有容神武不殺體乾之健行巽之權務和
衆以安民迺講信而修睦已漸還于境土想喜見于
成儀臣幸遇明時獲覩盛事身居將閫功無補于涓
雍容沉毅
埃口誦詔書面有漸于軍旅尚作聰明而遊慮徒懷
猶豫而致疑謂無事而請和者謀恐卑辭而益幣者
進臣願定謀於全勝期收地於爾河唾手燕雲終欲
復讐而報國誓心天地當令稽顙以稱藩

昔晉文之拔郤縠孫權之勗呂蒙文武豈不欲兼
哉忠武本以勇敢進而旁通儒業奚數郤呂輩耶

看文一味學景削何面無深長之思淵博之氣大都白玉蟾一流也

黃州竹樓記

宋　王元之

黃岡之地多竹大者如椽竹工破之刳去其節用代陶瓦比屋皆然以其價廉而工省也子城西北隅雉堞圮毀蓁莽荒穢因作小樓二間與月波樓通遠吞山光平挹江瀨幽闃遼夐不可具狀夏宜急雨有瀑布聲冬宜密雪有碎玉聲宜鼓琴琴調和暢宜詠詩詩韻清絕宜圍棋子聲丁丁然宜投壺矢聲錚錚然皆竹樓之所助也公退之暇披鶴氅衣戴華陽巾手執周易一卷焚香默坐消遣世慮江山之外第見風帆沙鳥烟雲竹樹而已待其酒力醒茶烟歇送夕陽

迎素月亦謫居之勝槩也彼齊雲落星高則高矣井
幹麗譙華則華矣止於貯妓女藏歌舞非騷人之事
吾所不取吾聞竹工云竹之爲瓦僅十稔若重覆之
得二十稔噫吾以至道乙未歲自翰林出滁上丙申
移廣陵丁酉又入西掖戊戌歲除日有齊安之命己
亥閏三月到郡四年之間奔走不暇未知明年又在
何處豈懼竹樓之易朽乎後之人與我同志嗣而葺
之庶斯樓之不朽也

文備高宕但借重淵明亦於語秀麗然詩詩一着

九日自敘

宋　楊萬里

余山墅遠城邑復不近廛市兼旬不識佳味日汲山泉煑湯餅儐以寒虀主以脫粟紛不及目囂不及耳余心裕如也偶九日至呼兒問有酒乎曰餅不登無所于釀余仰屋喟曰安得自衣人乎已而所親送至醅余欣然又問有菊乎曰秋未涼菊亦未花余又喟曰既得酒復望菊可乎因悠然獨酌取几上文書一編覩之乃余亡友西溪先生和陶詩也讀至九日閒居賦詩云塵爵耻虛罍寒花空自榮東坡和云鮮鮮霜菊豔溜溜糟床聲西溪和云境靜人亦寂觴至壺

自傾則又喟然曰四者難并之歎今古如一丘之貉也兒聪而請曰東坡西溪之和果孰似余曰小兒何用强知許事淵明之詩春之蘭秋之菊松上之風澗下之水也東坡以烹龍庖鳳之剩而飲木蘭之墜落餐秋菊之落英者也西溪操破琴鼓斷絃以寫松風澗水者也似與不似余不得而知也汝盍於淵明而問焉

祥瑞策

三代而上祥瑞在天下漢唐以來祥瑞在簡策非古之賤祥瑞而不書也祥瑞滿天下而不勝其書也非

足與才
宋氣

後世之多祥瑞而可書也無中之有寡中之多而不能不書也向使漢唐之世紫極而有堯舜青樞而有伊周宇宙而有太和則尺地寸天在在呈祥岳貢川珍源源錫祉固未易笏計而鞭筴雖族詠剝藤秃盡毛穎有不可記者蘭臺螭蚴之手安能漁獵一二以馥稿竹之載邪簡策無祥瑞天下有祥瑞祥瑞之至也治功之隆也簡策有祥瑞天下無祥瑞祥瑞之衰也治功之薄也嘗讀堯之典舜之典禹皐之謨初不聞某歲某國獻某瑞也又讀文之雅武之雅成康之頌亦不聞某歲某地產某瑞也鳳凰來儀之說蓋因

漢武漢宣猶不免此張敞之所以彈宰相也

夔之論韶而及之爾不以爲瑞也屢豐年之說蓋因論偃武之美而及之爾亦不以爲瑞也當時之盛問其君臣則明都俞也問其禮樂則神和人欽也問其風俗則仁醲義酣也問其天下則海清砥平也仰焉七政齊俯焉萬物遂内焉而邇人安外焉而遠人格日月霜露之域飛潛動植之鄉何者非祥耶何者非瑞耶故曰祥瑞在天下後世君臣不唐虞制作不三代自劉迄李步趨一蹹固有獲一麟而作歌者不知此乃先王郊藪中常物也固有得一鼎而賦詩者不知此乃先王宗廟中常器也固有喜[illegible][illegible]而改元

筆亦迅但
極西漢十
六不必如
比分疏

者不知此乃先王苑囿中常物也吳蚕八育時則瑞乎家而未瑞乎鄉南稻再熟時則瑞乎鄉而未瑞乎邑馴雉翠桑時則瑞乎邑而未瑞乎郡珠還合浦時則瑞乎郡而未瑞乎萬邦露雖甘矣天瑞而抱未瑞也泉雖醴矣地瑞而人不瑞也鴈不朱而赤矣瑞飛而不瑞潛兎不潛而白矣瑞動而不瑞植一有而一無一至而一不至汗青之上固不勝其侈矣較之帝王之盛世能幾許耶故曰祥瑞在簡策

觀誠齋罪嚴劭等文用筆端勁亦宋文之錚錚者

而不瑞者兒不將而自矣瑞動而不瑞植一有而一

也泉雖醴矣地瑞而人不瑞也馬不朱而赤矣瑞乘

則瑞乎郊而未瑞乎萬邦露雖甘矣天瑞而地未瑞

邑則雖舉象解則瑞乎邑而未瑞乎郡縣還合浦珠

乎豪而未瑞乎鄉甸稻再熟而則瑞乎鄉而未瑞乎

者不知此乃先王亦圖中常物也共吞八育將則瑞

跋劉凝之陳令舉騎牛圖　陸游

公卿貴人方黃金絡馬傳呼火城中時欲如二公騎牛山谷蕭散遺物固不可得若予者仕既齟齬及斥歸欲買一黃犢代步其費二萬有奇作欄畜童又在此外遂一笑而止徒有此生猶著幾兩屐之歎乃知二公風流亦未易追也紹興甲寅十二月二十九日陸某識

劉凝之字隱安小名長生南郡枝江人也慕老萊嚴子陵爲人推家財與弟及兒子立屋於野外非其力不食辟召不就性好山水携妻子泛江湖隱

居衡山採藥服食年五十九見晉書余見宋小說劉伯壽洛陽九老中一老也築室嵩山下每登高頂回則於峻極中院援筆記歲月題云登頂凡七十四次矣伯壽既結菴玉華峰下號玉華菴主有妾名蘐草芳草皆秀麗而善音律伯壽出入乘牛吹鐵笛二草以斷笛和之聲滿山谷出門不言所之牛行即行牛止即止其止也必命壺觴盡醉而歸嵩前人以爲地仙云陸放翁羨劉凝之予尤羨劉伯壽也

跋李莊簡公家書

李丈參政罷政歸鄉里某年二十矣時時來訪先君劇談終日每言秦氏必曰咸陽憤切慷慨形于色辭一日平旦來共飯謂先君曰聞趙相過嶺悲憂出涕僕不然謫命下青鞵布襪行矣豈能作兒女態耶方言此時目如炬聲如鐘其英偉剛毅之氣使人興起後四十年偶讀公家書雖徙海表氣不少衰丁寧訓戒之語皆足垂範百世猶想見其道青鞵布襪時也

淳熙戊申五月笠澤陸某題

趙鼎闢和議與檜不合檜力排之出知紹興檜率謗政往餞鼎不爲禮以後徙知泉州又提舉洞霄

又移漳又安置在潮又移吉陽軍鼎謝表云白首何歸悵餘生之無幾丹心未泯誓九死以不移檜見之云此老倔强猶昔則所謂趙相過嶺悲憂出涕者恐亦傳聞之誤也已得疾自書墓石其銘旌云身騎箕尾歸天上氣作山河壯本朝公烈丈夫豈作兒女子態耶故一為辨之

可為借古快吻之鑑

姚平仲小傳

姚平仲字希晏世為西陲大將幼孤從父古養為子年十八與夏人戰臧底河斬獲甚衆賊莫能枝梧宣撫使童貫召與語平仲負氣不少屈貫不悅抑其賞

然關中豪傑皆推之號小太尉睦州盜起徽宗遣貫
討賊貫雖惡平仲心服其沉勇復取以行及賊平平
仲功冠軍乃見貫曰平仲不願得賞願一見上耳貫
愈忌之他將王淵劉光世皆得召見平仲獨不與欽
宗在東宮知其名及即位金人入寇都城受圍平仲
適在京師得召對福寧殿厚賜金帛許以殊賞於是
平仲請出死士斫營擒虜帥以獻及出連破兩寨而
虜已遠徙去平仲功不成遂乘青騾亡命一晝夜馳
七百五十里抵鄧州始得食入武關至長安欲隱華
山顧以爲淺奔蜀至青城山上淸宮人莫識也留一

日復入大面山行二百七十餘里度采藥者莫能至乃解縱所乘騾得石穴以居朝廷數下詔物色求之弗得也乾道淳熙之間始出至丈人觀道院自言如此時年八十餘紫髯鬱然長數尺面奕奕有光行不擇崖壍荆棘其速若奔馬亦時爲人作書頗奇偉然秘不言得道之由云

人不得道生老病死四字關誰能透過獨美人名將老病之狀尤爲可憐李夫人馬伏波是也夫紅顔化爲白髮虎頭健兒化爲雞皮老翁亦復何樂西子入五湖姚平仲入青城山仙年未必不死直

是不見末後一段醜境耳故曰神龍使人見首而不見尾

師伯渾文集序 宋陸游

乾道癸巳予自成都適犍爲識隱士師伯渾於眉山一見知其天下偉人予既行伯渾餞予於青衣江上酒酣浩歌聲揺江上水鳥皆驚起伯渾飲至斗許予素不善飲亦不覺大醉夜且半舟始發去至平羌酒解得大軸於舟中則伯渾醉書紙窮墨燥如春龍奮蟄奇鬼搏人何其壯也後四年伯渾得疾不起子懐祖集伯渾文章移書走八千里乞予爲序嗚呼伯渾

自少時名震秦蜀東被吳楚一時高流皆尊慕之願與交方宣撫使臨邊圖復中原制置使并護梁益兵民皆巨公大人聞伯渾名將聞於朝而卒爲忌者所沮夫伯渾既決不肯仕即無沮者不過有司歲時奉粟帛牛酒勞問極則如孔皎徐復輩散人號書其事於史而已於伯渾何失得而忌已如此鄉使伯渾出而事君爲卿爲公則忌者當益衆排擊沮撓當不遺力徒比景輸左校殆未可知安得如在眉山與耕婦織放意山水優游以終天年耶則伯渾不遇亦不見可憾哉曰伯渾之才氣空海內無與比其文章英發鉅

廟歌之清廟刻之彝器然後爲稱今一不得施顧爲山巔水涯娛憂紓悲之言豈不可憾哉予曰是雖有命識者爲時惜不爲伯渾歎也

感慨悲壯

跋陳伯正所藏山谷帖

此卷不應移在長安逆旅中亦非貴人席帽金絡馬傳呼入省時所觀程子他日幅巾筇杖渡青衣江相羊與魚灊瑞草橋清泉翠樾之間與中山人共小巢龍鶴菜飯掃石置風爐煮蒙頂紫茁然後出此卷共讀乃稱爾

清麗

此卷不應存在長安道旅中。亦非貴人者言人各[illegible]

故與陶柘正所謂山谷神

而人悅悲誰

大令識者徵非指不令人畱戀也

從山道水逝與更深深之言豈不可謝若日長賦

風韻之精簡則之美善當從參非今十年所成處

四字亦奇

祭顏光祿文

宋 王僧達

維宋孝建三年九月癸丑朔十九日辛未王君以山羞野酌敬祭顏君之靈嗚呼哀哉夫德以道樹禮以仁清惟君之懿早歲飛聲義窮幾象文蔽班揚性行剛潔志度淵英登朝光國實宋之華才通漢魏譽浹龜沙服爵帝典棲志雲阿清交素友比景共波氣高叔夜嚴方仲舉嵇康陳蕃逸翮獨翔孤風絕侶流連酒德嘯歌琴緒游顧移年契潤宴處春風首時爰談爰賦秋露未凝歸神太素明發晨駕瞻廬望路心悽目泫情條雲互雲之互變也情緒忽亂如京陰掩軒娥月寢耀徵燈動

光凡牘誰炤僉祇長塵絲竹罷調譬悲蘭宇屑滿捻
嶠古來共盡牛山有淚非獨昊天殲我明懿以[illegible][illegible]
哀敬陳奠饋申酌長懷傾望欷歔嗚呼哀哉

三高亭序

宋　范成大

三高者越上將軍姓范氏爲鴟夷子皮晉大司馬東曹椽姓張氏爲江東步兵唐贈右補闕姓陸氏爲甫里先生三君不並世而鴟夷子皮又嘗一霸人之國名大功顯而去之李膺智望蕭然臞儒使有爲于當年其所成就固不可渝度要皆得道見微脫屣天刑清風峻節相望於松江大湖之上故天下同高之而吳江之邑人獨思得奉蒸嘗以夸于四方若曰吾東家丘云爾邑大夫趙伯虛勤勞其邑百廢具舉以故祠爲陋將改作于是歸老之士鄉老王份獻其地雪

灘左具區右笠澤號稱絕勝乃築堂于其上告遷于像而奠焉又屬石湖郡之范成大爲之詞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今乃自放寂寞之濵棹頭而弗顧人又從而以爲高豈盛際之所願哉後之人高三君之風而跡其所以去爲世道計者可以思思過半矣至于豪傑之士或肆志乎軒冕宴安流連卒悔于後者亦將有感于斯堂然屈平既從彭咸而桂叢之賦猶召隱士疑若幽隱處林薄不死而仙况如三君蟬蛻溷濁得全于天者嘗試倚楹而望水光浮空雲日下上風颿烟蓬飄忽晦明意必往來其間其何足以知之

全于天 隱高士

中興遺傳序

宋 陳亮

初龍可伯康游京師輩飲市肆方叫呼大噱趙九齡次張旁行過之雅與伯康不相識俄追止次張牽其臂追與共飲次張之父時守官河東方以疾聞次張以實告伯康曰毋苦乃翁疾行瘳矣子可人意者爲我姑少留次張不得已從之箕踞笑歌慨諧縱謔傍若無人次張固已心異一日行城外過麻村觀大閱之所伯康勃然曰子亦善射乎次張曰頗亦好之而不能精也伯康曰姑試之次張從傍取弓挾矢以與十發而貼中者六七次張心頗自喜伯康拾矢而射

一發中的矢矢相屬十發無一差者次張驚曰子射至此乎伯康曰此亦何足道千軍萬馬頭目轉動不常意之所指猶望必中况此定的又何怪乎次張吐其舌不能收俄指其地而謂次張曰後三年此間皆胡人子姑識之火龍騎日雪飛滿天此京城破日之兆因嘻吁長歎不能自禁後三年京城失守其言皆驗中原流離伯康自是不復見矣豈喪亂之際或死于兵抑有所奮而不能成也次張每念其人言則歎惜紹興初韓世忠拒虜于淮西力頗不敵次張獻言乞決淮西之水以灌虜營朝廷易其言而不之信已

而虜師俄退世忠力請留戰虜酋謂使曰南朝欲
決水以灌我營我豈能落人計中次張言雖不用猶
足以攻敵人之心者類如此次張嘗爲李丞相所辟
得承務郎督府罷次張亦徑歸大駕南渡次張僑居
陽羨故將岳飛嘗隸丞相軍中次張識其人於行伍
言之丞相給帖補軍校後爲統制遇大駕巡永嘉與
諸將徬徨江上莫知攸適又乏糧將謀抄掠次張聞
而竟往說飛移軍陽羨州給之食飛得無他而州境
賴焉人有言次張生平於趙丞相者丞相喜欲用之
復有譖者曰此人心志不可保使其得志必爲曹疑

熱心之言亦平心之言

丞相疑沮而止次張度時不用屏居不出竟死昔叅政周公葵屢爲予言其人且曰我嘗薦之朝廷諸公皆詆我子端人正士胡爲余言此等狂生我因告之曰吾儕平居譚王道說詩書一日得用從容廟朝執持紀綱可也至於排難解紛倉卒萬變此等殆不可少吾儕既不能辦而惡他人之能辦是誣天下以無士而期國事之必不成也是烏可哉余嘗大周公之言異二生之爲人而惜其屈嘗欲傳其事而不能詳因歎曰世之豪偉倜儻之士沉沒于困窮不能自奮以爲世用欲用而卒沮於疑忌如二生者寧有限哉

其人亦
自重其言

然自古亂離戰爭之際往往奇才輩出蔚然自赴功名之會如建炎紹興之間誠亦不少雖或屈而不用用不大大或不終未四十年已有不能道其姓字者記事之文可少乎哉自是始欲纂集異聞爲中興遺傳然猶恨聞見單寡欲從先生故老詳求其事故先爲之纂例而以漸足之

二烈女傳

烈女杜氏永嘉大姓女也生而端莊且麗宣和庚子冬妖臘起所在嘯聚相剽殺里有悍賊輩謁杜氏門大言曰以女遺我即不肯今族汝矣其家驚泣欲與

則不恐不與禍且及言于女女曰無恐以一女易一家母爲不可待我浴而出趣具湯其家以告賊相與讙笑以俟既浴取鏡櫛朱粉具衫衣盡飾俄登几兩立縻帛于梁而圈其下度不容冠摘之籠其首整復冠廼死其家遑遽號嗷賊聞亦驚捨去嗚呼學士大夫遭難不屈者萬或一見焉而謂女子能之乎方杜氏之不屈以死猶未足難也獨其雍容處死而不亂無異乎子路之結纓是其難也不可及已陳子曰余世家永康去杜氏不十里許余雖不及目其事大父母屢爲余言如此雖古之烈女何以進焉余旣傳

同甫云每念及此或推案大呼或悲淚塡膺或髮上衝冠或拊掌大笑

其事以示余友應仲實仲實因爲余言宣和辛丑官軍分捕賊所過乘勢抄掠道永康將之縉雲之境富民陳氏二女並爲執揮其刃于旁曰從我我歸之否者死長女不爲動捽髮仲頸請受刃官軍斫之次女竟汚焉後有諗之曰若獨不能爲姊所爲乎次女慘然連言曰難難世之喜斥人者必曰兒女態陳桂之態亦兒女乎人之落患難而兒女者事已卽縱辭自解昂然有得色視陳氏次女有愧他又何說仲實得之胡先生經仲二君謹言君子也余是以志之

公自贊云其服甚野其貌亦古倚天而號提劍面

舞惟稟性之至愚故與人而多忤歎朱紫之未服漫丹青而描取遠觀之一似陳亮近眡之一似同甫未論似與不似且說當今之世孰是文中之龍文中之虎

送秦少章赴臨安簿序　張耒

詩不云乎蒹葭蒼蒼白露爲霜夫物不受變則材不成人不涉難則智不明季秋之月天地始肅寒氣欲至方是時天地之間凡植物出於春夏雨露之餘華澤充溢支節美茂及繁霜夜零旦起而視之如戰敗之軍卷旗棄鼓裹鎗而馳吏士無人色豈特如是而已於是天地閉塞而成冬則摧敗拉毀之者過半其爲變亦酷矣然自是弱者堅虛者實津者燥皆斂藏其英華於腹心而各效其成深山之木上撓青雲下庇千人者莫不病焉況所謂蒹葭者乎然匠石操斧

以遊於林一舉而盡之以充棟梁桷杙輪輿輹輻巨細强弱無一不勝其任者此之謂損之而益敗之而成虐之而樂者是也吾黨有秦少章者自余爲太學官時以其文章示余愀然告我曰惟家貧奉命于大人而勉爲科舉之文也異時率其意爲詩章古文往往清麗奇偉工於舉業百倍元祐六年及第調臨安主簿舉子中第可少樂矣而秦子每見余輒不樂余問其故秦子曰余世之介士也性所不樂不能爲言所不合不能交飲食起居動靜百爲不能勉以隨人

耐煩方是道

今一爲吏皆失巳而惟物之應少自偃蹇禍悔譏訾至

其時一身資養於父母今則婦子仰食于我欲不爲吏亦不可得自今以往如沐漆而求解矣余解之曰子之前日春夏之草木也今日之病子者蒹葭之霜也凡人性惟安之求夫安者天下之大患也（懷安敗名婦人知之）遷之爲貴重耳不十九年於外則歸不能覇子胥不奔則不能入郢二子者其羈窮憂患之時陰益其所短而進其所不能者非如學于口耳者之淺淺也自今吾子思前之所爲其可悔者衆矣其所知益加多矣反身而安之則行於天下無可憚者矣能推食與人者嘗饑者也賜之車馬而辭焉者不畏徒步者也苟畏饑

而惡步則將有苟得之心焉爲害不旣多乎故買霜不殺者物之災也逸樂終身者非人之福也元祐七年仲春十一日書

此文能起懦夫

張耒字文潛淮陰人幼穎異十七時作函關賦遊學於陳學官蘇轍愛之因得從軾遊弱冠第進士歷起居舍人紹聖初請郡以直龍圖閣知潤州坐黨籍徙宣州謫監黃州酒稅徙復州徽宗立召爲太常少卿甫數月復出知潁州汝州崇寧初復坐黨籍落職主管明道宮初來在潁聞蘇軾訃爲舉

哀行服言者以爲罪遂貶房州別駕安置於黃

年得自便居陳州未筆力絕健於騷詞尤長誘人

作文以理爲主常著論云知文而不務理求文之

工世未常有也夫決水於江河淮海也順道而行

滔滔汩汩日夜不止衝砥柱絕呂梁放於江湖而

納之海其舒爲淪漣鼓爲波濤激之爲風飈怒之

爲雷霆蛟龍魚黿噴薄出沒是水之奇變也水之

初豈若是哉順道而決之因其所遇而變生焉溝

瀆東決而西竭下滿而上虛日夜激之欲見其奇

彼其所至者蛙蛭之玩耳江河淮海之水理達之

文也不求奇而奇至矣激溝瀆而求水之奇此無見於理而欲以言語句讀爲奇反覆咀嚼卒亦無有文之陋也學者以爲至言作詩晚歲亦務平淡效白居易體而樂府效張籍久於投閒家益貧郡守翟汝文欲爲買公田謝不取晚監南嶽廟主管崇福宮卒年六十二建炎初贈集英殿修撰

根肯粧點嫌其太粧點

西園雅集圖記

宋米芾

李伯時效唐小李將軍爲着色泉石雲物草木花竹皆妙絶動人而人物秀發各肖其形自有林下風味無一點塵埃氣不爲凡筆也其烏帽黄道服捉筆而書者爲東坡先生仙桃巾紫裘而坐觀者爲王晉卿幅巾青衣據方機凝竚者爲丹陽蔡天啓捉倚而視者爲李端叔後有女奴雲鬟翠飾侍立自然富貴風韻乃晉卿之家姬也孤松盤鬱後有凌霄纏絡紅綠相間下有大石案陳設古器瑤琴芭蕉圍繞坐于石盤旁道帽紫衣右手倚石左手執卷而觀書者爲

蘇子由。團巾繭衣。手秉蕉箑而熟視者。為黃魯直。幅
巾野褐。據橫卷畫淵明歸去來者。為李伯時。披巾青
服。撫肩而立者。為晁無咎。跪而提石觀畫者。為張文
潛。道巾素衣。按膝而撫視者。為鄭靖老。後有童子執
靈壽杖而立。二人坐于盤根古檜下。幅巾青衣。袖手
側聽者。為秦少游。琴尾冠紫道服。摘阮者。為陳碧虛。
唐巾深衣。昂首而題石者。為米元章。袖手而仰觀者
為王仲至。前有鬅頭頑童捧古硯而立。後有錦石橋
竹逕。繚繞于清溪深處。翠陰茂密。中有袈裟坐蒲團
而說無生論者。為圓通大師。傍有幅巾褐衣而諦聽

老爲劉巨濟二人並坐于怪石之上下有激湍潀流於大溪之中水石潺湲風竹相吞爐烟方裊草木自馨人間清曠之樂不過于此嗟乎洶湧于名利之域而不知退者豈易得此耶自東坡而下凡十有六人以文章議論博學辨識英辭妙墨好古多聞雄豪絕俗之資高深羽流之傑卓然高致名動四夷後之覽者不獨圖畫之可觀亦足彷彿其人耳

嶄崖忽飛

西園一集儼然未散　圖耶記耶固知　襄陽筆意勝于伯時

淨名齋記

帶江萬里十郡百邑繚山爲城臨流爲隍者惟吾丹

衆文多不甚矜練此獨入乎創大家

徒重樓參差巧若圖刻地靈極倪而雲霞出沒星辰挂腹而天光不夜高三景小亂有者惟吾甘露東北極海野西南朝數山者謂之多景然臺殿羽張寶堵中盤五州之後與西爲阻若夫東眺京峴西極栖霞平林陂陀淮海之域遠岫隱見滁泗之封洪流東揖白沙之雲濤如線大積南絕中泠之蟲巔蔚起筆山之隙岧嶤雙聳五州之外嶒崚千疊黃鶴寶勢珠捧于豆長山異氣龍矗于天晨曦垂虹時媚于左長庚纖月每華其右千林霜落萬嶺雪饒春群于西郛而秋留于南瞰者惟吾淨名天下佳山水固多矣在東

寫羽水出滴處只是句析少耳自唐以來皆然矣

南則抗以湖山郭其境洪以西山彌其望彈以岳麓周其區皆一山也而望兩邦遠窮荒迢遞發周羽皇之歎者有之矣百川滙流而趍北既濬既淵亦沃亦蕩也多山引嶺而趨東且列且驅各羣各醜也吾齋在萬井之中半天之上乃右卷而一揖焉此其所以得山川之多而甲天下之勝也至若水天鑑湛而傳望弭槎葭葦榔鳴而詹何援餌洪鐘動而飛仙下疾飇舉而連山湧地祇聽法水怪劾珍或騰雲壓山海氣吞野纖雲漏月清籟韵松兜羅密而靈光生陰霧合而大霆走瑰奇怳忽又不可得而詳言之襄陽米

元章將卜老丹徒而仲宜長者以道相契會內間齋公頴叔以詩寄云京城汨沒與如何歸棹翩翩返薜蘿盡室生涯寄京口滿床圖籍鎮巖阿六朝人物東流盡千古江山北固多爲借文殊方丈地中間容取病維摩於是宜公以其末句命名寻居亦冀公之與予同此樂也念老矣無佳句壓其勝後之登吾齋覽其勝者得不爲吾賦乎

金石錄後序

李易安

予以建中辛巳歸趙氏時丞相作吏部侍郎家素貧儉德甫在太學每朔望謁告出質衣取半千錢步入相國寺中碑文果實歸相對展玩咀嚼後二年從宦便有窮盡天下古文奇字之志傳寫未見書買名人書畫古奇器有持徐熙牡丹圖求錢二十萬留信宿計無所得捲還之夫婦相向惋悵者數日及連守兩郡竭俸入以事鉛槧每獲一書即日勘校裝緝得名書彝器亦摩玩舒卷摘指疵病盡一燭爲率故紙劄精緻字畫全整冠於諸家每飯罷坐歸來堂烹茶指

堆積書史言某事在某書某卷第幾葉第幾行以中否勝負為飲茶先後中則舉盃大笑或至茶覆懷中不得飲而起凡書史百家字不刓缺本不誤者輙市之儲作副本靖康丙午德甫守淄川聞虜犯京師盈箱溢篋戀戀悵悵知其必不為己物建炎丁未奔太夫人喪南來既長物不能盡載乃先去書之印本重大者畫之多幅者器之無欵識者已又去書之監本者畫之平常者器之重大者所載尚十五車連艫渡淮江其青州故第所鎖十間屋期以明年具舟載之又化為煨燼己酉歲六月德甫駐家池陽獨赴行都

自岸上望舟中告別予意甚惡呼曰如傳聞城中緩急奈何遙應曰從衆必不得已先棄輜重次衣衾次書冊次卷軸次古器獨宗器者可自負抱與身俱存亡勿忘之徑馳馬去秋八月德甫以病不起時六宮往江西予遣二吏部所存書二萬卷金石刻二千本先往洪州至冬虜陷洪遂盡委棄所謂連艫渡江者又散爲雲烟矣獨餘輕小卷軸寫本李杜韓柳集世說塩鐵論石刻數十副軸鼎鼐十數及南唐書數篋偶在臥內巋然獨存上江既不可往乃之台溫之衢之越之杭寄物於嵊縣庚戌春官軍收叛卒悉取去

入故李將軍家歸然者十失五六猶有五七簏挈家
寓越城一夕爲盜穴壁負五簏去盡爲吳說運使賤
價得之僅存不成部帙殘書策數種忽閱此書如見
故人因憶德甫在東萊靜治堂裝褾初就芸籤縹帶
束十卷作一帙日校二卷跋一卷此二千卷有題跋
者五百二卷耳今手澤如新墓木已拱乃知有有必
有無有聚必有散亦理之常又胡足道所以區區記
其終始者亦欲爲後世好古博雅者之戒云

李易安字清照東武趙明誠德甫清憲丞相仲子
之妻也

千百年沉痼猶國醫指點

建炎元年奏　　宋　宗澤

臣伏見我國家承平幾二百年數世戴白之老不識兵革上下恬嬉猶夷度日不復以權謀戰爭爲念乃以賊虜誕謾爲可憑信朝廷恬視不少置疑不惟不曾教人坐作進退擊刺掩射之伎俾嚴攻討其間有實欲賈勇思敵所愾之人士大夫不以爲狂則以爲妄因循苟且以致賊虜顛越不恭遂有前日之禍臣不勝憤悒然玆非賊虜之能也皆由亡誠實之士鼓唱驕逸率以歛跡逃避曲辱不耻爲智爲勇耳萬一有慷慨論列則掩耳不聽別造佞說以相浮動玆無

禮書請書無所不可

他大抵只欲助賊張皇聲勢直爲我祖宗一統基業更不當顧藉直兩手分付與賊虜耳嗟乎何不忠不義之甚也臣每思念涕泗交下繼之以血此天地神明之所昭鑒臣恭惟淵聖皇帝靖康之初信此和議俾賊大獲而歸去冬與今春夏賊虜猖獗大臣柔邪諛佞蓄縮畏避者不敢畧有拒抗語但詭詐爲誠實包藏爲智謀緘默爲沉鷙遂致二聖蒙塵后妃親王與無辜之人流離北去想陛下龍潛濟鄆嘗親聞見張邦昌耿南仲輩所爲也陛下入繼大統即將前主和議者竄之嶺外使天下寃抑之氣一旦舒快自後

臣竊聞陛下日與二三大臣論思講畫必欲大雪我廟朝之耻激勵卒伍歡奮義士仰思勦絕以正夷夏不意陛下復聽姦邪之語又浸漸望和迂回曲折為退走計臣願陛下試一思之陛下初膺位何故以講和為非逐當時議臣陛下近日又何故只信憑姦邪與賊虜為他日之畫營繕金陵迎奉元祐太后仍遣省官迎奉太廟木主棄河東河西河北京東京西淮南陝右七路千百萬生靈如糞壤草芥略不顧恤比賊虜遣姦狡小醜假作使偽楚為名來覘我大宋虛實臣謀如是因納諫狀與留守范納乞收賊虜奉使

[illegible]致哉
[illegible]力戰之
[illegible]而不肯
六[illegible]憂耳

之人置之牢徙奏取朝庭指揮庶激軍民士庶懷寃之心俾肯力戰仰賛陛下再造王室中興大宋基業之意今却令還置別館優加待遇臣奉此詔命憂思涕泣心欲折死不知二三大臣何爲於賊虜情款如是之厚而於我國家許款如是之薄臣每思京師人情物價漸如我祖宗時若鑾駕一歸則再造之功與中興之烈必赫奕宏大跨商周而越漢唐矣何姦邪之臣尚狃和議皇惑聖聰伏望陛下察之臣之樸愚不敢奉詔以彰國弱此我大宋興衰治亂之機也臣願陛下思之陛下果以臣言爲狂願盡賜褫削投之

激烈之腸如此雍容不迫

焯燗遠惡之地以快姦邪賊臣之心不勝痛憤激切之至臣籍藁闕下以俟誅殛

遺表　建炎二年七月

心期許國無輸扶厦之忠死不忘君猶積戀軒之意魂魄將離於形體精憊願達於冕旒　中謝　伏念臣猥以朴忠受知淵聖擢自困躓羈窮之際付以冠屬往來之衝適遇陛下出總元戎察臣精著勞效坐籌密計俾臣得遇屬僚逮夫踐祚之初首錄孤危之迹寇攘未弭暫爲淮甸之巡宗廟斯存委守留司之鑰力小任重志大心勞誓殄羯胡再安王室但知懷土非

委命於鴻毛。無復偷生期。裹尸於馬革。夙宵以繼寢食靡寧。斯民獲奠枕之安。胡馬無飲河之意。事爲紛至。黽勉惟多。回視頹齡。已迫桑榆之晚景。益堅素節。每期松栢之後彫。豈謂餘生。忽先朝露。尚扶病以治事。敢愛已以顧私。陰陽之寇游深。藥石之功莫效。少延殘喘。庶畢願言。昨有招安到揚進等。約其衆多無慮百萬。昔嘗爲寇。頗聚衆以震師。今已革心。欲爲國而戡難。足踵道路。雲集都城。已捐吉而戒塗。擬成功於指日。干戈未舉。舟壑忽移。神爽飛揚。長抱九泉之恨。功名畢劣。尚貽千古之羞。仰辜睿眷之深。涉無生

此書具痛久不迫知其鋒極粹處門莫邪不傷矣

與魏容齋書

宋　謝枋得

大元制世民物一新宋室遺臣只欠一死上天降才其生也有日其死也有時某願一死全節久矣所恨時未至耳大元慈仁如天不妄殺一忠臣義士雖曰文天祥被姦民誣告而枉死後來冤狀明白姦民亦正典刑其待亾國之遺臣可謂厚矣某雖至愚極闇豈不知恩所以寧爲民不爲官者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此天地間常道也有伊尹之道有伊尹之志則何事非君何使非民若伯夷柳下惠則自知不能爲伊尹決不敢學伊尹矣自丙戌程御史將隆

旨宣喚之後今第五次蒙大元以禮招揀上有堯舜下有巢由上有成湯下有隨光上有周武下有夷齊其所以效虞人之死而不往願學夷齊之死而不仕者正欲使天下萬世知大元之量可與爲堯舜可與爲湯武能使謝某不失臣節視死如歸也茲蒙大參相公拘管周先生道院日夜榮動錄事司吏卒十餘人及坊正屋主監守豈非憂某之逃走耶某是男兒死即死耳不可爲不義屈何必逃走大參相公憂慮亦太勞矣先民有言慷慨赴死易從容就義難某茲蒙大參相公縲絏而到大都以縗絰見畱忠齋諸公

願諸公容一謝某聽其爲大元閒民于大元治道何損殺一謝某成其爲大宋死節于大元治道何益只恐前誤大宋後誤大元上帝臨觀必有報應諸公自無面目立于天地間某母喪未葬據禮經不可除服只當縗經見公卿凶服不可入君如大元有命當歷寫江南官吏貪酷生靈愁苦之狀作萬年書獻陛下一聽進退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事二夫此其書中第一義也某自九月十一日離嘉禾即不食烟火今則并勺水一果不入口矣惟願速死與周夷齊漢龔勝同垂青史可以愧天下萬世爲臣不忠者茲蒙

頒賜仰見禮士之盛心某聞之食人之粟者當分人之憂衣人之衣者當任人之勞乘人之車者當載人之難某既以死自處度此生不能報答恩遇矣義不敢拜受所以鈞翰臺餽事件盡交還來使回納使帑外郎又傳鈞旨云欲訪問某何事某初志亦願效一得之愚今則決不敢矣曾有公甫文伯死其母敬姜不哭室老曰焉有子死而不哭者夫其母曰孔子聖人也再逐于魯而此子不能從今其死也未聞有長者來內人皆行哭聲聞中自殺者二此子也必于婦人厚而于長者薄也吾所以不哭君子曰此言出于

舌之口不害其爲賢母也若出于婦人之口則不免爲妬婦矣言一也所居之位異則人心變矣某義不出仕者也今雖有忠謀奇計則人必以爲妬婦矣恐徒爲天下所笑惟相度容之

却聘書

夷齊雖不仕周食西山之薇亦當知武王之恩四皓雖不仕漢茹商山之芝亦當知高帝之恩况蒸藜含糲於大元之名地于大元之赦某屢矣某受大元之恩亦厚矣若效魯仲連蹈東海而死則不可今既爲大元之游民矣莊子曰呼我爲馬者應之以爲馬呼

我爲牛者應之以爲牛世之人有呼我爲宋之逋播臣者亦可呼我爲大元遊惰民者亦可呼我爲宋頑民者亦可呼我爲大元之逸民者亦可爲輪爲彈與化往來蟲臂鼠肝隨天付予若貪戀官爵昧于一行縱大元仁恕天涵地容哀憐孤臣不忍加戮某有何面目見大元乎某與太平草木同沾聖朝之雨露生稱善士死表于道曰宋處士謝某之墓雖死之日猶生之年感恩感德天實臨之司馬子長有言人莫不有一死死或重于泰山或輕于鴻毛先民廣其說曰慷慨赴死易從容就義難公亦可以察某之心矣

賀吳丞相革啓　　宋　文天祥

維今言路之不通最爲天下之大弊縉紳以開口爲諱事城闕以游談爲危機如人一家情睽離而衆侮趄如人四體氣壅底而百病生多故之由一類諸此枰更于歧柁轉舟移惟從衆謀可以合天心惟廣忠益可以布公道盡解群疑衆難之會克有茅名成功之休其惟我公望在今日某聽依有素慕戀惟深適造闕以戒嚴聳揚庭而增拜以書上光寵先佈賀履之私於人見歐陽行屨摳衣之敬其爲懇切罔既敷宣

賀舊尚書孝慶兼給事中啓

尚春伯光映夕郎銜履摩雲煥清朝之文物簪裾

[illegible]日修丹地之恩輝鼓舞風雷動搖鴛鷺恭惟某官

名高二陸才備百寮風雲上下之交攄呵龍虎天日

清明之瑞鞭鸞鳳皇春行霄漢之三台星煥江湖之

四節蘭臺壁水安定龜山彤管青蒲歐陽司馬由補

磨霜之鉞浩吟捲雨之簾階轉松陰旗翻柳色白馬

盤陀之覲日紫囊笔橐之生風剡批敕瑣闈任朝廷

之綱紀而侍言經幄啓帝學之光明用頒一命再命

三命之榮特懋大書特書屢書之績鄰高麗使止西

蕃馬讀青史而猶香還 諫臣勑繳內侍官稟濤游其永遠必兼廣申公之十論必細陳溫國之王規要看久遠之功名盡展平生之經濟其濫巾遠服望履層霄星度文昌遙想蓬萊宮之氣雲行如鏡尚磨蛟龍字之碑必曲葵葵毫端草草

賀趙侍郎月山啓

選表揚綸歸中持橐來石渊之明月光照海山通明殿之紅雲影搖河漢介圭覲只會弁雖如恭惟其官玉粹金剛氷懸雪跨清廟生民之作膾炙諸公干將莫邪之鋒指麾餘子自傍天而行斗牛之渚便拔地

而起湖海之樓出入兵間月析燈碁之耿耿驅馳江上參旂井鉞之堂堂儒臣知兵從古所少天子謀帥適在其中方建纛而前十軍遠帳而不動及還笏而去二童隨馬而有餘悠悠四顧於山河落落一麾於江海嘯吟木石酹謫仙捉月之魂上下風檣訪舍人麾軍之迹慨然有神州陸沉之歎發而爲中流擊楫之歌屬傳風景於覞山忽駭波濤於天塹長江爲備不數嚴可共險於敵人朝廷養兵三十年當成功于儒者乃疇庸於東掖乃趣貳於西曹太乙靈旗出陪貂尾鉤陳玉檻進遏鼇頭青天白日鳳皇之聲名高

山深林龍虎之氣勢前行為兵部小舒帷幄之謀大本在中書亟正鈞樞之拜某濫巾劇部望履修門班漢從於甘泉宮喜稱知己勒唐切於浯溪石已戒有司。

謝何樞密夢然啓

范質傳衣曾侈和公之遇仲淹入館復蒙元獻之知使諸公而與同升豈門生而不知報輒伸下悃庸叩中樞伏念某石室孤寒青原落魄幼被家庭之訓頗欲得其本必長讀聖賢之書初無補於當世從事一研起身諸生偶得觚翰於南宮獲遇鑑衡於北面鳶

鳳杞梓舉集權公之門款段駑駘誤登伯樂之廐名雖塵於函丈足跡未造於仭墻山斗之望彌久而篤敂謁之蹤愈疎而愈隔閉門自守知尚口之乃窮遯世無求惟觀頤而自養凡竊祿奉祠之日皆省身念咎之時承明之廬著作之庭未嘗意想寂寞之濱寬閑之埜遽拜寵光胡爲乎來蓋是有其故矣想本天之清峻望丹池以凌兢顧非麒麟鸑鷟之英其如亥豕魯魚之謬深有慙于負乘敢自已於循墻茲蓋恭遇某官名世鉅公清朝良弼持樞背仆共調傳鼎之梅報國薦賢不種狄門之李遂令公選亦及凡

朽某敢不勉企前修恪持素節就中書而見座主爲
求一介之先容以進士而爲名臣尚賴終身之保任

謝江樞密古心啓

領祠宫之香火敢望彈冠掌冊苑之丹鉛誤蒙推轂
薦非由於識面事真可以語人頂踵銜恩復百拜記
切以觀遠臣以所主孟子以言進退之間遇大賢而
相知韓公以爲遭逢之盛益受恩非天下所少而知
巳得君子爲難乃若初無左右之先容獨受門墻之
隆遇此古道之相與尤人生之至榮伏念某執經而
後承恩以來念景行在四海之遠尊而科第非終身

之龍事頗欲自援於當人之類處幾無負於上帝之
賜眞趣關下之時適際江干之警主憂臣辱念我生
之不辰外阻內訌累禍至之無日因指躬而思奮遂
援匭而獻言當時破腦而刳心何啻焦頭而爛額有
倉卒等死之慮無毫髮近名之心六太息之陳豈曰
賈生少年之過三千字之獻幸寬郎謨東方之詼逮
時事之既平茲人言之無劇小體者咸其失措好事
者高其得名扃聲古知者以文采爲賢操挾不正者
以譁競爲誕匪躬之故俱莫諒於初心尚口乃窮嗟
難行於直道既奉祠而竊祿尚閉門而讀書未可與

俗人言姑盡我分內事不謂見知於長者遂勤延譽於諸公承明之廬著作之庭未嘗夢想寂寞之濵覺聞之埜遠沭寵光非華衮有一字之褒何啻增千金之重雖深慙於負乘然幸出於鈞陶求堅乃心欲報之德茲蓋伏遇某官清朝碩望明代眞儒胸中括石渠東觀之藏海內仰天球河圖之瑞聰惟世道深屬我公整頓乾坤共屹江流之柱釐納日月入旋斗極之樞非徒耀不老之功名將有意太平之禮樂凡今小往大來之會皆前推後挽之功遂使踈庸側叨拔擢其敢不力持素節勉企前修稱彦博於都堂幸

借郇公之譽薦仲淹於館職敢忘元獻之知

通董提舉克齋啓

魏闕揚綸熊湘授庚刺史二千石雲渡錦河天困十三星春浮絲隰六條先曉一道生風恭惟其官閥閱雲霄樓高湖海阻金石諧韶䕶音振蓬萊踞虎豹登虬龍氣摩鴈蕩清泚三蘇之潁水崢嶸二陸之象山自昆丘鳳穴之鳴雛卽溟海鵬雲之增翮上下浙江之明月早透金閨翺翔輦路之春風曉聽金鑰灑灑清都之人物飄飄碧落之神仙張乖崖斬叛卒于益州騷動之餘富鄭公活飢民於青社荒殘之後璽書

選表環召歸班大府上士之清聯帝恩前席當平使者之新響公念南湘以醴泉芝草之春為芳芷杜蘅之澤九郡顒顒而望賜四牡業業以戎嚴衛飛著路旗展春山巳搖翠岳烟傍袞龍日臨仙掌遥待紅雲其夙出年盟今諧鄰好萬里風雲之天開一繫草木之味同視融山外之芙蓉肅迎紫氣泰華峰頭之氷雪佇沐清風

回朱約山餽歲啓

一鑒棲遲不覺歲年之晚五雲飛墜頓生草木之春分四老之玉塵起初平之白石某官陽着物春極當

青門有垂車換桃符之新句庭多戲彩沸竹爆之驩聲猶稱椒柏之芳馨散作茅茨之光寵其肅登嘉貺祺佩盛心歎巷北之梛榆吾痴未醒祝樽前之龐健翁醉何妨

回黃主簿啓

伏以春華如水驚三紀之流光夏綠滿園又一年之初度方拾薪而煮瀑即瀹茗而嚥花敢意一謙有來多貺厚之厨珍以啓其牢落將之饍實以申其殷勤童喜相誇爲里中之羊酒兒痴不了笑門外之桑蓮拜而受之我之懷矣輸詞感臆稍塞謝言

回趙幸啓

三載淵明幸相望於五柳令年潘岳覺巳見於二毛懷我好音貴予初度愛之欲其生也忠焉能勿誨乎一窪自隨約青山於未老雙鳧何許感流水之相知

回謝教授愛山書

寒簷積雨抖擻亡悰得書而讀之昏眼爲拭棊落落白雲間一晴春綠自飯吾犢浮世榮辱事付之山外褒借所蒙君言多矣然醴露濃郁波及溝斷金瑞芝而遐眺佩金蘭之示好也美人一方琴書自適爲誦停雲三過

約山行書

比及門郎拜狀聞車騎在郊外正欲嗣訊韓星忽來偉然柰雲之贈故人渠渠勞苦行役諸兒那識此意曉起入山新流没岸碁聲未盡石骨依然人生往往如此盈虚消息道體流行仁者謂仁智者謂智超然一笑承有訪剡之約上巳前後擬山行數須主人在竹所方可乘興分沙一席已戒白鷗退避矣呼燈走筆馳意沉寥

告先太師墓文

維巳卯五月朔越二十有六日孝子祥自嶺被執至

南安軍謹具香幣遣人馳告于先太師華齋先生墓下。烏乎人誰不爲臣。而我欲盡忠。不得爲忠。人誰不爲子。而我欲盡孝。不得爲孝。天乎。使我至此極耶。始我起兵赴難勤王。仲弟將家避于南荒。宗廟不守。遷我異疆。大臣之誼。國亡家亡。靈武師興。解甲歸國。再相出督。身荷憂責。江南之役。義聲四克。爲親拜墓。以剪荆棘。大勛垂集。一跌崎嶇。妻妾子女六人爲俘。收拾散亡。息于海隅。無幾奮厲。以爲後圖。惡運推遷。天所廢棄。有母之喪。尋失嫡子。哭泣未乾。兵歸其壘。倉皇之間。二女夭逝。剪爲囚虜。形影獨存。仰藥不療。竟

[illegible]共轅。繫頸繫足。過我里門。望墓相從。恨不九原。爰
楮松楸。有言君哲。縱令支子。實典祀事。有姪曰敏。我
身是嗣。與言及此。血淚雜雨。烏乎。自古危亂之世。患
臣義士孝子慈孫。其事之不能兩全也久矣。吾生不
辰。罹此百凶。求仁得仁。抑又何怨。幽明死生一理也。
父子祖孫一氣也。宜其漠有知。尚哀鑒之
予始至南安軍。即絕糧。爲告墓文。遣人馳歸。自之
祖禰。瞑目長逝。含笑入地矣。乃水盛風駛。五日過
廬陵。又二日至豐城。知所遣人竟不得行。于至是
不食垂八日。若無事然。[illegible]不失爲首丘。

今心事不達委命荒江誰知之者盡少從容以就義乎復飲食如初因記左傳申包胥哭秦庭七日勺飲不入口不聞有它乃知餓踣西山非一朝夕之積也予嘗服腦子二兩不死絶食八日又不死未知死何日死何所哀哉

回吉州陳守緯啓吟詩自樂退求元亮之心設榻相看徒盛陳蕃之意

賀李湖南改除曹憲啓五丈原之流馬木牛運於尊俎入景畫之曉鐘沙鴈同是江山又太微二十五星旗搖江漢祝融九千餘丈節倚雲霄當驅馳吟遣使之詩毎慷慨誦出師

之表落落襄樊之事會悠悠江漢之風寒　通羅提舉京子啓九折同王尊之馭爲範馳驅四方隨東野之龍願從鞭弭　宴客啓南有箕北有斗所願挹漿君向湘我向秦若爲聞笛　回楊秘監啓綠蓑風雨之中方茲餐菊舊繡波濤之後復爾夢蕉　通丁侍郎啓空萬馬以無前領衆星而上

又　詎期漢節之來喚醒楚騷之讀　通楊提刑啓召賈誼於長沙上心久渴見夷吾於江左天下何憂　謝章僉事啓一壑白雲對哺烏而俯仰十年流水忘夢鹿之去來　又奉使登車敢自詭范滂之

操爲親拜表尚曲全李密之私。　謝陳尚書宜中

啓宿昌黎之南斗自歎我辰事元亮之西疇每懷

前路　賀劉尚書黼啓一疏辨奸少日老泉之氣

識十條論事平生小范之精神爲御史爲諫官張

膽論事真舍人真侍講吐詞爲經　回[illegible]賀

影疇躡漸有雲東西之迹懷人飛越相望斗南北

之輝　謝倉守李愛梅啓家庭自爲庠序要祖廬

江典學之風文字懶傍門牆惟準石室立言之法

賀江古心判潭州啓起觀一世之安危端係大人

之出處　荅中秋請啓風雨滿城何幸兩重陽之

進江山如畫尚從前赤壁之遊

先生云痛飲讀離騷又云喚醒楚騷之讀[illegible]

木吾味也

[illegible]

題論事[illegible]令人[illegible]作精[illegible][illegible]有勇[illegible]

議十條論事平生小說之精神忽而史[illegible]

前路　貧劉尚書論存一典辯折少日[illegible]

序宿昌黎之而十有[illegible][illegible]浸[illegible][illegible]

樹發[illegible]并[illegible]而個全本[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望祭文丞相文　　王炎午

相國文公再被執時予嘗爲文生祭之已而吉水張千載心弘毅自燕山持丞相髮與齒歸丞相既得死矣嗚呼痛哉謹痛望奠再致一言　嗚呼扶顚持危文山諸葛相國雖同而公死節倡義舉勇則同張巡殺身不異而公秉鈞名相烈士合爲一傳三千年間人不兩見事繆身執義當勇決祭公速公童子易簀何如天意佑忠懷才留公一死易水金臺乘氣捐軀壯士其或久而不易雪霜松栢嗟哉文山山高水深難回者天不負者心常山之髮侍中之血日月韜光

山河改色生爲名臣死爲列星不然勁氣爲風爲霆猶莫耶或寄良冶出世則神入土不化今夕何夕斗轉河斜中有光芒非公也耶

附生祭文丞相文

丞相再執就義未聞慷慨之見固難測識因與劉堯舉對牀共賦感慨嗟惜之堯舉先賦二六句中子墳孤竹誰向西山餓伯夷予問其下何義則謂伯夷久不死必有餓之矣予謂向字有憂其饑而願人餉之之意請改作在字如何堯舉然之予以寂寥短章不足用吾情遂不復賦蓋丞相初起兵

僕嘗赴其召進狂言有云顯明公復毀家產供給軍餉以倡士民功義之心請購淮卒參錯戎行以訓江廣烏合之衆他所議論狂斐尤多慷慨懇丞相嘉納令何見山進之幕府授職從戎僕以身在大學父歿未葬母病危殆屬以時艱辭效忠退復爵孝僕德感泣以母老控辭丞相憐而從之僕於國恩爲已負於丞相之德則未報遂作生祭丞相文以達丞相之死甚舉讀之流涕遂相與謄錄數十本自贛至洪於驛途水步山墻店壁貼之冀丞相經從一見雖不自揣量亦求不負此心

耳堯舉召應鳳黃甲科第授僉判與其兄堯咨文章超卓爲安成名士　維年月日里學生舊大學觀化齋生王炎午謹採西山之薇酌汨羅之水哭祭於文山先生未死之靈而言曰嗚呼大丞相可死矣文章周魯（如何可死）科第郊祁斯文不朽可死喪父受公卿祖奠之榮（如何可死）奉母極東西迎養之樂爲子孝可死二十而巍科（如何可死）四十而將相功名事業可死仗義（方是）數王使命不辱不負所學可死華元踉蹡子胥脫走丞相自叙死者數矣誠有不幸則國事未定臣節未明今鞠躬盡瘁則諸葛矣保捍閩廣則田單

郎壘矣。倡義勇出。則顏平原申包胥矣。雖舉事率無所成。而大節亦無媿。所欠一死耳。（未嘗欠）奈何再執涉月踰時。就義寂寥。聞者驚惜。豈丞相尚欲脫去耶尚欲有所爲耶。或以不屈爲心。而以不死爲事耶抑舊主尚在。不忍棄捐耶。伏橋于廁舍二年。被箠于目矐之餘。於所希在再。縱求生則二子爲不知矣。尚欲有所爲耶。識時務者在俊傑。昔東南全勢不能解襄圍。今以亡國一夫而欲抗天下。況趙孤蹈海。楚懷入關。商非前日之頑。周無未獻之地。南北之勢既合。天人之際可知。彼齊廢齊興。楚亡楚

復皆兩國相當之勢而國君大臣固無恙耳今事勢無可爲而臣皆爲執矣臣子之於君父臨大節決大難事可爲則屈意忍死以就義必不幸則伏大節以明分故身執而勇于就義當以杲卿張巡諸子爲上李陵降矣而曰欲有爲且思刎頸以見志其言誠僞既不可知况刑拘勢禁不[illegible]死者十八九惟不刎刎豈足以見志况使陵降後死他故則頸且不復刎志何自而明哉丞相之不爲陵不待知者而信奈何慷慨遲回日久月積志消氣餒不陵亦陵豈不惜哉欲不屈而死耶惟蘇子卿可

漢室方隆子卿使耳非有興復事也非有抗[illegible]

讐也丞相事何事降與死當有分矣李光弼討史思明方戰納劍於靴曰夫戰危事也吾位三公不可辱於賊萬一不利自當刎李存勗伐梁梁帝朱友貞謂近臣皇甫麟曰晉吾世讐也不了矣汝刃錡卿可盡我命麟於是哀泣進刃於帝而亦自刎令丞相以三公之位兼睚眦之讐投機明辨豈堪在李光弼朱友貞下乎屈且不保況不屈乎丞相不死當有死丞相者矣自死於義死於勢死於人以怒罵爲烈死於怒罵則肝腦腸胃有不忍言者

不必以此相寒然亦見其朋忠愛

矣雖鑊湯刀鋸烈士不辭苟可就義以歸全豈不因忠而成孝事在目睫丞相何所俟乎以舊主尚在未忍棄捐也李昇篡楊行密之業遷其子孫于廣陵嚴兵守之至子孫自爲匹耦然猶得不死周世宗征淮南下詔撫安楊氏子孫景升驚疑盡殺其族夫撫安本以爲德又反爲禍幾希[illegible][illegible]不懼哉蜀王衍既歸唐莊宗發三辰之誓全其宗族未幾信伶人景進之計衍族盡誅幾微之倚伏可不畏哉夫以趙祖之遇降主天固巧於報施然違其轄廢保坐苟安舊主正坐於危疑羈臣死事於

骯髒而聲氣所逼猜嫌必生豈無李昇之疑武景進之計則丞相於舊主不足爲情而反爲害矣炎午丞相鄉之晚進士也前咸均之弟子員進而父沒退而國亡生雖媿陳東報汴之忠死不效陸機入洛之恥丞相起兵次鄉國將有少年扶[illegible]持斐牘叫軍門丞相察其憂憤而進之憐其親老而退之非僕也耶痛惟千載之事既負於前一得之愚敢默於後進薦昭之素服先元亮之挽歌願與丞相商之廬陵非丞相父母邦乎趙太祖語孟昶母曰勿戚戚行遣汝歸蜀昶母曰妾太原人願歸太

原不願歸蜀契丹遷晋帝出及李太后安太妃于建州太后疾死謂帝曰我死焚其骨送范陽僧寺無使我爲虜地鬼也安太妃臨卒亦謂帝曰當焚我爲灰向南颺之庶遺魄得返中國也彼婦人彼國后一死一生尚眷眷故鄉不忍飄棄仇讐外國況忠臣義士乎人不七日穀則斃自拔歸以出縱不得留漢庭而從田橫亦當吐周粟而友孤竹至父毋邦而首丘焉廬陵盛矣科甲尊矣宰相忠烈合爲一傳矣舊主故老死於降邸宋亡而趙不絕矣不然或拘囚而不死或秋暑冬寒五日不汗瓜

蔕賁阜而死畏死排墻死盜賊毒蛇猛虎死輕一死於鴻毛虧一簣於泰山而或遺舊主憂縱不斷趙盾之殺君亦將侮伯仁之由我則鑄錯已無鐵噬臍寧有口乎嗚呼四忠一節待公而六爲位其間闖訃則哭